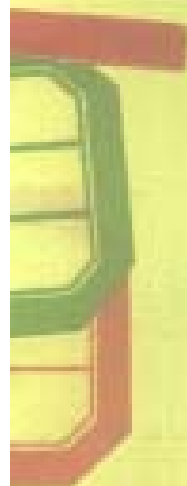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docsriver.com  
商家本本店

# 利息与价格

[瑞典] 魏克赛尔 著





2 018 2552 4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 利息与价格

[瑞典] 魏克赛尔 著

蔡受百 程伯馥 译



商务印书馆

1982年·北京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利息与价格**

〔瑞典〕克尼特·魏克赛尔 著

蔡受百 程伯馗 译

---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统一书号：4017·4

---

1959年3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82年5月北京第4次印刷	字数 168 千
印数 12,600 册	印张 6 3/4 插页 4

(60克纸本)定价：0.88 元

[www.docsriver.com](http://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http://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http://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 出版说明

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五十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幸赖著译界鼎力襄助，三十年来印行不下三百余种。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1981年着手分辑刊行。限于目前印制能力，1981年和1982年各刊行五十种，两年累计可达一百种。今后在积累单本著作的基础上将陆续汇印。由于采用原纸型，译文未能重新校订，体例也不完全统一，凡是原来译本可用的序跋，都一仍其旧，个别序跋予以订正或删除。读书界完全懂得要用正确的分析态度去研读这些著作，汲取其对我有用的精华，剔除其不合时宜的糟粕，这一点也无需我们多说。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这套丛书出好。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82年1月

## 魏克赛尔的经济思想

克尼特·魏克赛尔(1851—1926)是瑞典学派的鼻祖,也是近代西方经济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经济学家。熊彼特在《经济分析的历史》一书中,将魏克赛尔与瓦尔拉、马歇尔并列为1870年到1914年间三位最“伟大的”经济学家。

魏克赛尔的代表作有三:《价值、资本和地租》(1893年)、《利息与价格》(1898年)和《政治经济学讲义》(两卷本,1901—1906年)。

魏克赛尔在政治上是一位激进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从青年时代起,他就积极参与当时的激进主义运动,极力主张进行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鼓吹实行财产分配和收入分配均等化的财政政策,稳定货币价值的银行政策,消除工业化不良后果的社会政策,新马尔萨斯主义的人口政策,积极支持扩大选举权、争取妇女权利、反对君主制、宣传无神论和裁减军备的斗争。魏克赛尔的激进主义的政治社会主张使他受到瑞典政府和学术界的冷遇,而他的新马尔萨斯主义人口论和对沙皇俄国的绥靖主义主张又使他在社会上声名狼藉。他根据新马尔萨斯人口论对工人进行说教,鼓吹提高工人收入、改善工人生活的手段不是缩短工作时间,而是减少人口。他根据其绥靖主义观点,鼓吹斯堪的纳维亚裁军,荒唐地主张邀请沙皇俄国并吞瑞典,然后按照瑞典福利国家的面貌改造俄国。魏克赛尔激进主义的政治态度使他在右派中陷于孤立,而他的上述奇谈怪论又使他受到左派的唾弃。终魏克赛尔一生,其政治处境是很可悲的,但他至死不悔,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

魏克赛尔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后半期转入理论经济学研究。

在理论渊源上,他受到李嘉图学派和边际主义学派杰文斯、瓦尔拉和庞巴维克的影响,而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奥地利学派的庞巴维克。1889年,魏克赛尔在柏林一家书店里看到了庞巴维克新出版的《资本与利息》一书,这本书使他的思想最终地转向了理论经济学。他承袭了奥地利学派的基本观点,例如边际效用价值论、迂回生产资本论、以时差利息论为中心的分配论等。他根据庞巴维克的资本利息理论分析价格问题,提出了著名的魏克赛尔累积过程理论。正是这一理论,以及根据这一理论所提出的经济政策主张,使魏克赛尔不仅成为瑞典学派的鼻祖,而且成为凯恩斯主义的先驱,从而在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发展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魏克赛尔的累积过程理论以及相应的政策主张,在《利息与价格》一书中首次得到完整的论述。本书的中心内容可以概括为下述五个方面:

### 一、价格理论的使命

魏克赛尔认为,价格变动有相对价格变动和一般价格水平变动之分。前者起因于不同的生产部门生产条件和技术条件的变化,并且通过生产要素在部门之间的流动加以调节。后者的起因则暧昧而复杂,而且对整个国家的经济生活产生严重的影响。价格普遍上涨不仅使大多数公众蒙受损失,而且使投机活动猖獗,信用过度膨胀,造成经济生活的混乱和危机,而价格水平的下降则会造成萧条和失业。由于相对价格变动决定于自然的原因,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非人力所能控制,因此,用人办的办法干预相对价格变动,其结果必然会破坏相对价格变动的自然秩序,使社会受到损害。一般价格水平的变动则不然,这纯粹是一个价格标准的选择问题,是人力所能加以控制的。因此,最理想的局面,是在不干预各种商品的相对价格变动的前提下,使一般价格水平保持稳定。这正是价格理论的使命所在。

## 二、对以往的价格理论的评论

魏克赛尔在本书第三章中指出：“在价值理论的范围内，现代研究对于商品的交换价值或相对价格的起源和确定，作了很多说明。但遗憾的是，在货币理论——货币价值和货币价格——方面，却未尝直接有所推进。”魏克赛尔指出，这种情况产生的原因，是相对价格的研究基础乃是边际效用概念，而这一概念对确定货币价格水平没有什么用途。货币价格不同于相对价格，它不受商品市场或货物生产本身的控制，其支配原因必须到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的关系中去寻找。

关于货币价格变动原因的研究，西方经济学说史上历来有两种理论，一是货币生产费用论，二是货币数量论。

魏克赛尔从其一贯的主观价值观点出发，对货币生产成本论持反对态度。货币生产成本论认为商品货币价格变动的原因取决于商品生产成本和做为货币的黄金的生产成本的相对变动。对于这种理论，魏克赛尔提出两点反对理由：1. 货币做为交换媒介，其价值取决于其能购买商品这样一种主观边际效用，而非决定于客观的生产成本；2. 黄金生产费用的变动是缓慢的长期起作用的因素，而在价格问题上，重要的是短期的变动。

魏克赛尔对货币数量论在理论上持一定的赞同态度，他认为这一理论包含着高度的真理，但是这种理论存在着种种缺陷，因而不能说明价格变动的原因。魏克赛尔认为，货币数量论最重要的缺陷有二，一是假定货币流通速度是一个不变的量，二是强调硬币和纸币在交换中的作用，低估了信用票据的巨大效能。他详尽地分析了各种决定货币流通速度的因素，特别是着重分析了现代信用经济和银行制度，指出货币流通速度是一个具有巨大弹性的量，在高度发展的现代信用制度下，商品价格的调节者不可能简单地是货币的数量。货币数量论充其量只适用于由贵金属充当货币的



非信用经济。

### 三、魏克赛尔的累积过程理论

魏克赛尔的累积过程理论的分析基础也是一种均衡法，但他的均衡法不同于瓦尔拉的一般均衡论。瓦尔拉的一般均衡论的基础是萨伊法则，即市场上产品购买产品，供求和需求总是相对。魏克赛尔的均衡论引进了货币因素，这种货币因素对均衡的实现起着决定的作用。他将这种均衡称为货币均衡。当货币均衡实现时，第一，商品的需求与商品的供给相等，商品价格保持稳定。魏克赛尔反对那种认为货币只是一种商品，而价格的变动只是商品供求不相符合的结果的观点，他认为问题在于对商品的货币需求，而货币理论的任务就是要研究对商品的货币需求怎样能高于或低于商品的供给。第二，储蓄量等于投资量。魏克赛尔认为，应当将总供求和总需求分解为对消费品的供给和需求和生产资料的供给和需求。瑞典著名经济学家沃林在为魏克赛尔《利息与价格》一书所做的序言中指出，魏克赛尔最有成效的改进，是借助于对消费品的供给、生产资料的供给、用于消费品的收入和用于资本品（即生产资料）的收入这四个因素的分析，填平了价格理论和货币理论之间的缺口。

那末，货币均衡实现的条件是什么呢？魏克赛尔的答复是：实际利息率同自然利息率相等。所谓实际利息率，是指在提供信贷时实际存在的利息率。至于所谓自然利息率，他的定义很含混，但实际上是指使用货币贷款时所预期获得的利润率。实际利息率与自然利息率这两个概念是魏克赛尔从庞巴维克的资本利息理论中借用来的，其目的是要说明利息率同价格变动之间的关系，并且企图在传统资产阶级经济学关于这个问题的理论范围内加以说明。传统经济学认为，当利息率降低时，信贷扩大，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增加，从而使商品价格提高。魏克赛尔认为这一理论过于简单，需

要加以丰富和展开。他根据庞巴维克的理论中实际利息率和自然利息率的区分，认为当实际利息率低于自然利息率即预期利润率时，资本家有利可图，于是增加借款，扩大投资，增加生产，结果利润和工资均趋于上升，增加了对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从而使物价上涨。反之，当实际利息率高于自然利息率即预期利润率时，资本家无利可图，因而减少借款，减少投资，降低生产，结果利润和工资减少，人们对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下降，从而使物价下降。当实际利息率等于自然利息率即预期利润率时，增减投资既不增加利润、也不减少利润，于是投资不增亦不减，生产和收入保持不变，因而物价稳定，出现均衡状态。

魏克赛尔认为，上述因利息率的变动而引起的物价向上向下两种变动过程均带有累积的性质。当实际利息率低于自然利息率，投资、生产、收入、物价向上运动时，资本家因投资前景良好，不断地增加借款，扩大投资，使生产和物价日益上升。反之，当实际利息率高于自然利息率，投资、生产、收入、物价向下运动时，资本家因投资前景暗淡，不断地减少借款，减少投资，从而使生产和物价日益下降。那末，这种累积过程是否会永远地持续下去呢？魏克赛尔认为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原因是存在着利息率这一制动器。当投资、物价向上运动时，银行存款日趋减少，而投资有增无已。当储蓄额低于投资需求量时，银行便会提高实际利息率，缩小实际利息率同自然利息率之间的差额。这时，资本家投资的动力便趋于减少，从而降低了投资物价向上运动的速率。随着实际利息率越来越接近于自然利息率，生产、价格向上运动的速率日益衰减，越来越接近于均衡状态。反之，当投资物价向下运动时，银行由于储蓄愈来愈大于投资需求，被迫降低实际利息率，结果对投资物价向下运动的过程产生遏制作用。

#### 四、经济政策主张

魏克赛尔根据上述利息率同价格之间的关系的理论，提出变更银行利息率以调节经济发展进程的宏观货币政策主张。他认为，上述银行利息率对生产、物价水平的调节作用是自发的、盲目的，因而其作用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只有以正确的理论为指导，方能发挥其有益的调节作用。理论研究的目的，不在于单纯的学术探讨，而在于提供正确的政策理论依据。魏克赛尔的货币政策建议的核心，在于银行自觉地不断地使实际利息率同自然利息率保持一致。但事先确定自然利息率不但是不可能的，而且是不必要的。实际上，价格水平的变动状况，乃是实际利息率同自然利息率吻合与否的一个指示器，银行只要根据价格的变动情况，灵活地变更利息率，在价格上涨时提高利息率，在价格下跌时降低利息率，即可达到目的。而利率对价格变动的反应越灵敏，则其稳定效果越好。

#### 五、国际价格理论和建立国际新金融制度的建议

魏克赛尔基本上赞同西方经济学关于国际价格关系的下述理论：一国的价格水平，不能同有贸易关系的外国的价格水平毫无瓜葛。当国内价格水平上升时，则外贸地位恶化，出口减少，进口增加，贵金属外流，结果外国货币增加，价格水平上升，而国内货币减少，价格水平下降，从而恢复到原来的均衡水平。这种理论乃是货币数量论在国际价格领域中的运用。不过魏克赛尔认为，国际价格平衡的恢复比上述论断要迅速得多，直接得多。因为外货进口供给的增加和出口需求的降低本身即直接间接地构成一种压力，迫使价格水平向原来的水平回复，而与贵金属的国际移动无关。

根据这一理论，魏克赛尔主张废止金本位制，取消黄金作为国际货币的资格。他设想的国际金融制度，既无须建立某种世界银行，也无须发行某种国际纸币。各个国家可以实行自己的纸币制

度,各国的纸币可以在该国中央银行按平价汇兑,但只限于在本国流通。各国银行的中心任务在于控制利率,各国银行对利率的控制既有其相对独立性,以便有效地稳定国内物价水平,同时又要互相协调,以便调节国际收支关系,使国际价格水平保持稳定。

魏克赛尔认为价格稳定并不等于克服经济萧条,因为价格下降不是经济萧条的原因,而是其结果。因此,以调整利息率为中介的货币政策并不是万能的。他写道:“有些人希望从货币的处理中出现奇迹。这里要提醒他们一个公认的事实,钱币是不会生儿育女的,即使会的话,贵金属和银行券也是寒不可以衣,饥不可以食的”(本书第158页)。魏克赛尔认为,破除了这种不切实际的货币幻想,遵循正确的途径,则货币改革依然是当代最重要的经济问题之一。

魏克赛尔在现代西方经济学发展史上之所以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之所以成为瑞典经济学派的鼻祖、凯恩斯主义的先驱,最主要的一点,是因为他是西方经济学说史上第一个反对萨伊法则,反对资本主义经济机制能实现自动均衡的西方经济学的传统教条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他以自己的累积过程理论证明,资本主义经济的自发趋势是走向不均衡,只有依靠银行自觉地实行的利息率调整政策,才能实现经济均衡。破除自动均衡的陈腐教条,提出以调节利息率为中介的宏观货币政策主张,魏克赛尔的这两点成就,在以从自由放任主义向国家干预主义过渡为基本线索的现代西方经济学发展史上,带有划时代的意义。

由于种种原因,魏克赛尔的学说在当时无论在国内和国外都没有受到重视,湮没了二十多年之久。直到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瑞典经济学家米尔达尔、沃林、林达尔等人才重新阐发了魏克赛尔的经济学说,建立宏观动态均衡学说,并且于二、三十年代之交率先得出了与凯恩斯的《通论》基本上相同的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结

论。同时,在三十年代,魏克赛尔的代表作《利息与价格》、《政治经济学讲义》相继被译成英文,在西方国家广为流传。魏克赛尔的经济学说被公认为凯恩斯学说的理论渊源之一。

杨 德 明

## 柏替·奧林教授緒言

要評論納特·魏克賽爾貨幣學說的特点及其重要性，須從十九世紀九十年代的貨幣論爭的背景來觀察。在這時期以前的數十年間，關於國際金本位制(international gold standard)的組織，是一個突出的問題。當十九世紀七十年代，這一個組織還未及勝利實現，而由於批發價格不斷低落，它的地位已經受到威脅。這時關於復本位制(bimetallism)的熱烈宣傳幾乎遍及各地。關於這一制度的特色、作用及其優缺點，就自然成了在貨幣範圍內討論的中心題材。這時通貨學派與銀行學派之間長久的論爭已成過去，無疑的由後者保持了陣地。關於貨幣數量論(quantity theory of money)，則即使在盎格魯撒克遜國家也認為是不足信的。多數學者一致認為如果根據健全的銀行原則，在具有適當擔保下發放貸款，則支付工具的供量就不會超過“市場的需要”。在這方面，關於銀行利率水平的問題，則沒有加以討論。

似乎有兩件事情使魏克賽爾對貨幣問題採取了完全不同的態度。首先，他是英國古典學派經濟學家，特別是李嘉圖(Ricardo)學說的精深研究者和贊賞者。對魏克賽爾數學的頭腦說來，李嘉圖所提出的貨幣數量論，比之當時銀行學派的空泛討論要有力得多。這類討論，撇開了“價格為什麼要上漲或下跌？”那個魏克賽爾在早年就認為是貨幣理論主要的問題。而李嘉圖學派極端重視貼現政策對貨幣量和價格的影響，這似乎在魏克賽爾看來是完全合理的。在另一方面，杜克(Tooke)的說法是，當價格跌落時利率一般下降、價漲時則上升，而李嘉圖學說則似乎與之相反，魏克賽爾對於這一點無法折中。這個困難，他通過對龐·巴維克(Böhm-

-Bawerk) 利息理論的研究和發展而獲得了解決。所謂“自然”利率 (“natural” rate of interest)——那就是資本的邊際生產力 (marginal productivity of capital) 控制的，也就是被在不使用貨幣時那種迂遠的生產方法所控制的——與資本市場上實際發生的利率，究竟有沒有什麼關係呢？可能的答案只有一個，關係的存在是肯定的。那末這種關係究竟是怎樣的呢？答复是，這兩種利率（自然利率和市場上發生的貨幣利率）当然是要傾向於一致的。如果前者與後者分歧，那末貨幣就不能再認為是“不偏不倚的”，以價格變動形態出現的貨幣影響，必將隨之而起。如果貨幣利率低於自然利率，價格將上漲，反之則下跌。

魏克賽爾始終認為這樣的推論，不外是舊有的數量論的引伸。<sup>①</sup> 而且他對於他自己的貢獻總是認為只是一種可以懷疑的假設，從來沒有象他的有些弟子那樣的深信不疑。或者以為他的理論可作為對商業循環的一種解釋，但他堅決否認。他對於馬西斯 (Mises) 的意見——錯誤的信用政策是繁榮和蕭條趨向的根源——抱着批評態度。他的見解可以從下面簡短的引文內看出：“因此我們的結論是，雖然由信用政策引起的貨幣購買力的變化，在目前情況下確與商業循環相密切結合，而且無疑的對後者還有所影響，特別是還足以引起恐慌；但把這兩種現象從其本質上看，說是其間有必然的聯繫，則似無此必要。商業循環主要的也是一個強有力的原因，似乎在於技術和商業的進步，由於其本身的性質不能與當前人類需求的增長——首先是由於人口有組織的繁殖——取得均衡前進的步調，而是時而加速、時而推遲。在前者的情況下，…大宗流動資本轉變為固定資本，這一過程，如我前已述及，是跟隨著每一次上升中的商業循環的，實際上這好象是唯一真正的特征，或

① 參閱例如他在他的 1922 年德文版《演講錄第二集》“貨幣與信用”里的序言。

者說，沒有這樣的特征是無論如何不可想象的。”<sup>①</sup>…“如果在上升的時期開始時，銀行即已充分提高了它們的利率，而在另一方面，當蕭條即將降臨時，即有力地降低其利率”，這樣，價格水平或者可以保持穩定；雖然，固定資本項下的原料，當貿易興盛時期將漲價、衰落時是要跌價的。“在這樣的情況下，引起恐慌的主要因素或者可以消失，遺留下的只是在加速形成固定資本的時期和新資本轉化為…別的形態的時期這兩個時期之間的輕微風浪。”…“當所謂貿易衰落時期，商品存量的增加，或者就是實際投資的最重要形態。”<sup>②</sup>

對於商業循環的特性，魏克賽爾的意見在他的論文“恐慌之謎”<sup>③</sup>里，也許是表示得最清楚了。他在这里指出，要解釋商業上比較有規律的起伏現象，有兩種完全不同的方法。一個是假定有一些外來的力量在不斷起着作用，因此造成動蕩不寧。還有一個是利用這樣一個假設，即認為現代經濟制度，由於其本身的性質，對於一切足以推動它的非正規的力量，將引起一種動蕩不寧情況的反應。可以想象這種情況有如一個回轉木馬。魏克賽爾無疑地傾向於後一見解，而且認為通過機敏的信用政策，至少在多數情況下，可以防止這種動蕩的漸趨猛烈。

魏克賽爾在《貨幣利息》出版以後，研究貨幣問題將近30年，因此這裡對於他思想變遷的經過略加闡述，也許是值得的。實際上這種變遷是不大的。雖然他對於自己的推論隨時準備懷疑、責難，但是他同別的瑞典經濟學家所進行的生動的討論，在他的理論上似乎並沒有留下多少痕迹。試以他同大衛遜 (Davidson) 教授的

① 《演講錄第二集》：“貨幣與信用”，瑞典文第3版，第197頁。

② 前書，第198頁。

③ 《國民經濟雜誌》，奧斯洛 (Oslo)，1917年。



討論为例。<sup>①</sup>1906年，大衛遜，那是魏克賽尔所極為推崇的，提出这样的意見：当技术进步迅速、生产效率增进的时期，如果商品价格随着产量的增加，按比例地下降，那末比在价格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商業將获得更大程度的稳定。他又指出，在效率增进以前，如果貨幣利率和商業利潤（即魏克賽尔所說的自然利率）相互間保持着正常关系，那末价格倘按照效率的增进比例下降时，此种正常关系即可繼續保持。这时將無須变更貨幣利率。如果將利率降低，<sup>②</sup>借以防止价格水平下降，則与利潤对比將显得过低，而通貨膨脹現象將随之發生。对于这个見解，魏克賽尔的答复是：“按照大衛遜所举的情况，由于生产力增进而引起的利潤增加和由于价格下跌而引起的利潤减少——根据他的假定，后者系起因于前者——兩者似乎將相互抵消。但可断言，只有对价格变动能够事前預知并加以估計，或者价格是那样地平稳，并且繼續到那样長久，因此一般認為已經类于固定时，这样的情况才会發生。可是各个商人为將來作打算，从而决定对劳动、原料和信用的需要时，一般总是以現時价格作依据的。”<sup>③</sup>因此貨幣利率如不即時提高，价格將上漲，而过了些时，由于生产力增进，使制成品的供量扩大时，价格將下跌，于是商人將遭受損失，局势將受到扰乱。

大衛遜反駁說这样的情况可能發生，但不是一定会發生。他倾向于这样的看法，認為当自然利率由于技术进步而趋向于上升到貨幣利率以上时，商品价格的下跌將引起相反的影响，使自然利

① 參閱載《国民經濟杂志》下列論文：(1)大衛遜，“关于貨幣价值的概念”，1906年；(2)魏克賽尔，“貨幣价值稳定是防止恐慌的一个方法”，1908年；(3)大衛遜，“关于貨幣价值的稳定”，1909年；(4)魏克賽尔，“貨幣利率与商品价格”，1909年。并可參閱布林力·托瑪斯(Brunley Thomas)，“大衛遜教授的貨幣學說”，載1935年3月《經濟杂志》。

② 依照魏克賽尔的意見是應將貨幣利率提高，以保持資本市場的平衡，并防止价格水平上升；參閱魏克賽尔的答复。

③ 前引著作，1908年，第211頁。

率保持低平，这就防止了發生任何矛盾。

魏克賽尔在答复时承認，对这一問題須予以比已往更进一步的注意。可是認為大衛遜的推論有賴于“这样一种不言而喻的假定：实物資本的供給是与生产力作等比例增进的。大衛遜显然有着这样的意見，認為貨幣工資是仍然不变的；这样，如果商品价格低落，实际工資將提高，但实物資本的供給如果沒有增加，实际工資又怎样能提高呢？”<sup>①</sup> 魏克賽尔引証了龐·巴維克的資本理論，指出这个情况是不可能的。他接着說：“如果实物資本的数量增加，則即使价格沒有变动，实际利率(real rate of interest)<sup>②</sup>也將下降，从而貨幣工資將提高。<sup>③</sup>…当然，这里我的假定是別的情况仍然一样，就是說，实物資本和实际工資沒有任何变动。…生产力增进而实物資本的供量不变，則必然意味着实际利率的提高，这时除非使貨幣利率与实际利率相一致，也就是說除非將貨幣利率提高，否則市場情况决不能保持平衡。”<sup>④</sup> 虽然价格暫時下跌也是可能的，但是除非將貨幣利率提高，否則价格將發生累积性上漲的傾向。

这种討論，虽然有些混杂不清，但是特別有意味，因为它已接触到推論的一种綫索，如果能跟着追究下去，必然能引向对“自然”或“实际”利率的基本概念的重新考虑和修正。誠如魏克賽尔所指出的，結果怎样，显然在于商人們对价格未来趋向的如何看法；这将影响到他們对于貸款以及工資和原料的需求。至于說商業上的打算总是以現時价格作依据，这样的推断是經不起多少批評的。商人們对于足以决定其打算到將来的各方面，进行研究是不可免

① 前引著作，1909年，第64頁。

② 魏克賽尔使用“实际利率”这个名詞时，其意与“自然利率”无异。

③ 实物資本的供量增加，則实际工資將提高；这样，如果商品价格水平沒有变动，貨幣工資將必然提高。

④ 前引著作，第65、66頁。

的，但在处理足以影响及其投資数额的一些因素时，至少在相当程度上，是不会为自然利率这一奇特的概念所支配的。

魏克賽尔的观点历来所以改变得这样少，其主要原因無疑的系由于他的理論所遭遇到的批評，並沒有深入到根源。<sup>(1)</sup> 魏克賽尔在晚年时，对貨幣理論整个体系又一次表示了怀疑；这倒并不是由于他所受到的批評，而是由于他，同所有别的瑞典經濟学者一样，对于所提出、所辯护的有关战时通貨膨脹解釋的可靠性，他自己發生了疑問。

茲試將魏克賽尔自己所提出的关于其理論方面的修正和轉變，作一簡要叙述。在他的《演講录第二集》：《关于貨幣与信用》，1906年瑞典初版的序文里这样說：“除了‘自然利率’这一有些过于含混和抽象的概念外，我又为‘正常利率’(normal rate of interest)这一比較具体的概念作了定义，那就是当新資本的需求恰好与同时發生的儲蓄相抵时的利率。…这里我在大体上比前更进一步地处理了关于怎样用商品和劳务的供給与需求这个簡單易解的公式，来表示一般商品价格水平变动的問題。”

上述兩項修正內的第一項，事后証明，使很多經濟学者認為魏克賽尔的理論，其分析和思考方法，是可以接受的，其中并且包括一些人，他們并不同意他那“在一个不使用貨幣的社会里的資本边际生产力”，也即“自然利率”的概念，認為这样的說法并無效果。至于談到儲蓄与投資的关系，有所謂正常的利率，或信用政策可使這兩者达到平衡的說法，已成为大战以后幣制討論的主要部分。其第二項修正，只是表示了研究的重点方面的变迁。魏克賽尔在他

---

(1) 直至新近，由于下列几篇文章的結果，在这方面才有所轉變——林达尔(Lindahl)的《制定貨幣政策的手段》(瑞典文)，1930年和密尔达尔(Myrdal)的“用均衡法进行对貨幣理論的分析”，《对貨幣理論的貢獻》，合耶克(F. A. v. Hayek)編(以瑞典文在《國民經濟杂志》發表，1931年卷，但于1932年出版)。

的《貨幣利息》中已曾着重指出，認為一個商品價格的變動既系由於供求關係的變化，則一般商品價格水平的變動，也必然同樣是這個道理。這在貨幣理論上是一個新的見解。直到那時止，實際上還在那時以後很久，一般都認為這是顯而易見的，商品既用來交換商品，則一般價格水平的變動與個別價格的變動，其起因必然完全不同。因此在經濟學教本中關於貨幣的那幾章里，對於一般水平變動進行分析時，總是從貨幣機構的討論開始，而關於價格與分配理論的有機聯繫方面則略而不談。

在我看來，魏克賽爾在他的分析中最有效果的改革，在於他採取了彌補價格理論與貨幣理論之間的缺口這一重要步驟。基於“一般價格水平的提高係由於總的需求和總的供給對比下的提高”這一論點，魏克賽爾直覺地感到宜於將這兩個方面各分為兩類：一方面是消費品的供給和資本物品的供給，另一方面是擬消耗的收入和擬儲蓄的收入。通過這四個因素間關係的研究，使他對價格變動的性質，比較憑舊的數量論分析價格水平變動所得的結果，有了更深刻的觀察，而數量論對於這種足為價格變動特徵的商品相對價格變動的問題，卻是置之不顧的。還有，按照魏克賽爾的研究方向，對於貨幣機構——貨幣及銀行制度的組織——的分析，只給以次要地位。這樣，我覺得有很多好處，例如可以使貨幣理論，比較在特殊結構的貨幣下來進行解釋時，有更加廣泛的基礎。魏克賽爾憑了他的純粹信用經濟這一卓著的假定，順利地擺脫了直到最近還在困擾着貨幣理論的“貨幣數量”這一概念的糾纏。

我漸漸認識魏克賽爾這一方面的理論，比他将價格理論同貨幣理論相結合的另一嘗試有更重要的意義。他的另一嘗試是想證明那維持價格水平不變的利率和在價格與分配理論中決定的利率，兩者是一致的，後者或稱作自然利率，即資本的邊際生產力，或稱作正常利率，就是使儲蓄的供求相平的利率。價格與分配的一

般理論，其性質畢竟是靜態的，將其概念引用到比較動態的分析，譬如通貨膨脹問題時，是未必能適應的。與其將貨幣理論建築在這樣靜態的分析上，不如在動態範疇中，從各種利率的實際決定因素來進行貨幣分析，似乎更為自然，然後再根據這樣的分析來修正分配理論。沿着這樣的路綫進行，在我看來似乎是魏克賽爾在這方面理論的改革的自然結果。這將使貨幣理論與價格理論相協調，使後者更加傾向於動態的，這時不但象自然利率一類的概念，就是關於貨幣平衡的整個觀點，以及在平衡定義下的正常利率這一概念，或者都可放棄。<sup>①</sup>

現在我們再談一談魏克賽爾的第三個修正，這是在他的《演講錄》(1906年)第一次瑞典版里所提到的。那是關於黃金生產對價格影響的問題，他說：“我以前曾與古典學派的意見密切一致，認為這種影響主要是通過利率的參與而發生的；黃金生產超過了需要，首先使銀行黃金存量增加，從而使利率降低，這又進而促使價格上漲。…但經過進一步思考以後得出的結論是，主要重點還應放在產金國家對商品需求的方面；如果這種需求不能為其他國家同樣大的物品供應——換言之，對新產黃金的需要——所抵銷時，必然引起價格上漲，而且立刻上漲；這樣貨幣利率也許完全不受影響，甚至可能受到方向相反的影響。”<sup>②</sup>“因此黃金存量的增加，將在價格變動的背面，發生一種有如“鉤子”樣的作用，阻止價格再行回落…這就是說，它不是價格上漲最初的起因，而是在價格變動開始以後嵌進來的一個基礎。…我只是順便提到這一點，作為一個可想象的假定。…由於紙幣不斷發行的結果，總是要引起貨幣價值迅速低落，對於這種情況，似也可作與上面相似的推論。”<sup>③</sup>“在這方面，同

① 關於這類問題的分析，詳我的瑞典本《失業的補救方法：貨幣政策、公眾事業、津貼及關稅》，1934年。其修正的英文本，改題為《擴張論》，將於1936年出版。

② 序言。

③ 《演講錄第二集》，瑞典第3版，第155頁。

样地，价格上涨，严格地说是首要因素，而支付工具量的增加是次要因素，同时至少可以设想，在这样的情况下，并不发生纸币的真正过剩以及随之而起的利率降低。”<sup>①</sup>但两年以后，在一次与大衛遜的討論中，魏克賽尔似乎又回到了他原来的論点；他企圖將黄金生产問題說成只是正常利率与貨幣利率之間的差异的一个特殊例子。“就新产黄金而論，它并没有压低銀行利率的影响，但將使商人以較低价購入以后，可以按較高价在市場售出，从而增加商業利潤；这样將使貨幣利率与自然利率这两个因素之間的差异大致仍然不变。”<sup>②</sup>

欧战后数年，魏克賽尔又一次改变了他的意見。那时在瑞典展开了关于貨幣問題的活躍討論，有好几位作家抱着正統的魏克賽尔派的态度，但这似乎使魏克賽尔自己却越来越怀疑。<sup>③</sup>

在瑞典第二版的《演講录》(1915年)里，魏克賽尔提出了影响比較深远的修正意見，但在他自己則并不認為重要。在序言里他說：“关于貨幣利率与自然利率彼此之間的相互影响，茲所述及的如果并不認為是对我的批評者的一种讓步的話，那末我要声明，我

① 《演講录第二集》，瑞典第3版，第157頁。

② “貨幣价值稳定是防止恐慌的一个方法”，《国民經济杂志》，1908年，第211頁。

③ 參閱載《国民經济杂志》下列論文：(1)大衛遜，“几个理論問題”，1919年；(2)魏克賽尔，“卡賽尔(Cassel)教授的經濟論文”，1919年，譯为英文后載魏克賽尔的《演講录》，英文版，第1卷，自第219頁起；(3)大衛遜，“貨幣問題理論研究”，1920年；(4)考斯道夫·亞克曼(Gustaf Akerman)，“通貨膨脹、貨幣数量和利率”，1921年；(5)魏克賽尔，“通貨膨脹、貨幣数量和利率”，1921年；(6)奧林，“关于价格上涨、貨幣膨脹与貨幣政策”，1921年；(7)赫克休(Heckscher)，“利率过低的影响”，1921年；(8)柏利斯曼(Br'sman)“直接通貨膨脹时的利率”，1922年；(9)大衛遜，“关于正常利率概念”，1922年；(10)亞克曼，“通貨膨脹、貨幣数量和利率”，1922年；(11)魏克賽尔，“答复亞克曼先生”，1922年；(12)魏克賽尔，“答复赫克休教授”，1922年；(13)大衛遜，“关于貨幣价值原理”，1922年；(14)大衛遜，“关于战时及战后貨幣价值調节問題”，1922—23年。

感到我的一般論點本來沒有被請求修改”。这里所說的讓步是这样的：“有人反对貨幣利率降低應該对实际(自然)利率有压抑影响的說法；这样对价格进一步上漲的刺激將消失。这种可能，一般是不能否認的。实际利率降低、別的情况不变时，需要新的实物資本，也就是更多的儲蓄。”<sup>①</sup> 魏克賽尔認為儲蓄增長的趋势可以远比相反的趋势为强烈，因此可以使已經开始的价格上漲停止。但他对于儲蓄与实际利率之間的这种反应則認為是“次要因素”。

在我看来，这种反駁的含义，比魏克賽尔所設想的要广泛得多。林达尔<sup>②</sup>和密尔达尔<sup>③</sup>的分析曾指出“信用与貨幣利率的存在是所以决定自然利率構成因素的一部分”。<sup>④</sup> “相对的物物交換条件，倘認為其發展与貸款契約賴以成立的絕對貨幣單位絕無关涉，那是不可想象的。”<sup>⑤</sup> 換句話說，魏克賽尔的自然利率这一概念，在动态分析中，証明是沒有多大用处的。

現在我要談到魏克賽尔对貨幣理論的提出，在《貨幣利息》中和他以后的著作中另一个相歧之处。这并不是說在見解上有什么变更，而魏克賽尔对于兩種分析方法，他自己似乎也並沒有論及其間的优劣。

在《貨幣利息》中，魏克賽尔仍然保持着他自己在数年前的說法，<sup>⑥</sup> 將耐久資本物品——房屋、运河、鐵路等——同自然資源一般看待。他把它們称作“租金物品”(rent goods)。对于寿命比較短促的原料、工具、机器等，他称作狹义的資本。与龐·巴維克的分

① 《演講录》，瑞典第2版，第202頁。并參閱卡賽尔，《社会經濟理論》，第48节。

② 《制定貨幣政策的手段》(瑞典文)，1930年。

③ “用均衡法进行对貨幣理論的分析”，《对貨幣理論的貢獻》，合耶克編，1933年。

④ 前書，第393頁。

⑤ 前書，第394頁。

⑥ 《价值、資本与租金》，1893年。

析相對照時，這就意味着比較地回復到了“固定資本 (fixed capital) 和流動資本 (mobile capital) 的古典派的區別”。<sup>①</sup> 這樣就只有流通資本 (circulating capital) 作為工資與租金的基金，用以償付對自然資源與固定資本的使用；在這個基礎上，這就引用了龐·巴維克的迂回生產方法和投資平均時期的理論。

另一方面，魏克賽爾在《講演錄》(1906年及以後各版)里則把全部資本作為工資基金。投資的平均時期，在這裡則指由生產中的各原始因素，即從勞動和自然資源的投資到制成消費品的消耗，其間所經過的時間。這個方法有其顯明的優點，比如當研究貨幣利率降低的影響時，所有新資本物品比較持久的傾向，可以不被忽視。另一方面，投資平均時期，如果象在《貨幣利息》里所說的那樣用法，則在研究價格變動(例如在變化的商業循環中)時，其概念更加具體、更加易于掌握。如果試將兩種方法的優點結合起來，則其結構似乎將比較接近於後者。那種把非人力的生產手段劃分為自然資源和資本物品兩類的無效企圖，勢必放棄；這樣當追溯及那些已經着手的投資時，其投資的平均時期將無從談起，但投資時期的重要是在於為了構成各種資本物品而進行的將來計劃，並不在於過去情況。

貨幣利率與足以促使儲蓄與投資兩者相均等的正常利率，如果這兩個利率趨於一致時，商品價格水平將保持不變——這個論點一般認為是魏克賽爾貨幣理論的基石。但魏克賽爾晚年時，對於上述論點的切實可靠，越來越感到懷疑。他與大衛遜在前一時期的討論，對他影響到怎樣程度，我們無法斷定。從他最後的論文<sup>②</sup>來推斷，這是由於他同商人們對於戰時通貨膨脹的起因，特別

① 詳本書第9章第1部分。

② “斯干的那維亞國家的貨幣問題”，《國民經濟雜誌》，1925年；譯文列入本書附錄。



是對於商品供量減少的影响這些方面的討論，使他觀點有了變更的。<sup>①</sup>

概括地說，魏克賽爾的學說——在這一點上，同卡賽爾大體是一致的——是這樣：如果對投資者貸放的資金超過了儲蓄，該項儲蓄並且由借款者用於實在的投資，那末總的購買力將增長，價格將上漲。但是儲蓄和投資之間如果保持平衡，購買力即保持不變，價格即不會上漲，至少不致就現有商品量的任何縮減程度，作超比例的上漲。談到戰時商品缺乏的影响時，魏克賽爾曾指出，這樣的推論反映了“對購買力這個名詞缺乏清楚的概念。這裡所涉及的問題，只是貨幣購買力。因此有理由可以說，貨物與勞務的市價普遍提高時，其本身就創造了為應付較高價格所需的購買力。”此外所需的只是“流通媒介數額的增加。如果一切支付都用支票，那末這種增加當然會完全自動地實現。”<sup>②</sup>這時每一種支付工具的速度將增加，因為多數人在消費習慣上的保守，超過了他們在支付習慣上的保守。並且由於有些人希望增加其現款保有量，對信用將發生新的需求。這時從事限制信用，並不一定能壓低這些人對信用的需求。“利率的提高，對一切生產者方面說，要從而限制其對貸款的需求，的確是一個相當有效的方法，但是對於那些為了交換面擴大，只是希望加強其現款布置的人，這個方法就難望其收到相類效果。”<sup>③</sup>

這些論斷，在我看來是值得予以最大注意的。他把貨幣機構

---

① 當歐戰時期，魏克賽爾在各種期刊、報紙以及“經濟社會”中時常討論到這個問題，但論點比較偏於保守。可參閱例如在《國民經濟雜誌》里的下列論文：(1)魏克賽爾，“貨幣利率與商品價格”以及由此同卡賽爾教授、同瑞典銀行行長莫爾(Moll)的討論，1918年；(2)大衛遜，“關於價格上漲的片段研究”，1918年；(3)大衛遜，“資本的定量配給”，1918年；(4)赫克休，“貨幣價值的調節問題”，1918年。

② 詳本書附錄“斯干的那維亞國家的貨幣問題”。

③ 詳本書附錄“斯干的那維亞國家的貨幣問題”。

方面的反应的問题列于次要地位，而从总收入和总的商品供量来討論价格变动問题。这就很明显，象魏克賽尔所討論的情况，由于消費者增加了以貨幣計的、对消費品的需求，很容易引起价格的普遍上漲。这不一定含有任何儲蓄减少的意义，因为这就增加了比如在帳册上所表示的淨收入；所以儲蓄——即收入所得与收入的消耗两者之間的差异——可以不变，同时对生产者貸款过大的一点，也可以一无关涉。由此得出的結論是，虽然魏克賽尔並沒有这样明白指出——即使儲蓄和投資两者之間，象一般所了解的那样，获得了平衡，而收入和物价仍然可以自如地上升或下降。这样，魏克賽尔原有理論的基础之一将不得不放弃。

魏克賽尔曾指出，不但購買力或收入，就是其他如儲蓄和投資，它們的基本概念並沒有充分解釋清楚，当然这个說法是十分正确的。在我看来，这一点倘能做到，那末循着魏克賽尔的路綫来更好地研究价格变动問题是可能的。虽然魏克賽尔的工具是欠缺的，但是他的科学天才，使他对于价格体系变动的特性和形态达到了深刻的观察，这一点在我看，即使当他的自然利率或正常利率这些概念久已推翻时，仍将永远被認為是一个偉大的科学成就。关于現在对貨幣理論的基本原理，包括魏克賽尔自己的貢獻在內，所发生的爭論，如果他还在世能够亲眼見到的話，那將沒有人会比他更高兴的。在他最后一篇論文的一段結論里，充分显示了他对于貨幣問題真正科学的和謙虛的态度。他很严肃地这样說：“至于在战后时期，关于那时的不合理的、往往要使人迷惑的价格波动，我不得不率直地說，我所盼念最切的是，能够听到有人对这些問題提出的权威意見，而不是讓我自己来試作解釋”。<sup>①</sup>

柏替·奧林(Bertil Ohlin)

<sup>①</sup> 詳本書附录“斯干的那維亞国家的貨幣問題”。

## 著者自序

這本書內容并不怎样广博，但使我几乎不间断地工作了兩年多。我的原意只是想把关于贊成和反对数量論，尤其是关于贊成和反对复本位制的情况(当时我是傾向贊成一面的)，作一明确的叙述和清晰的观察。但經過思考，不久即使我不得不放弃了这个簡單的計劃。那种認為沒有一个完整的、貫串的貨幣理論可以代替数量論的說法我原已怀疑；經過进一步深入研究，特别是对于杜克以及和他同派的著作作了研究以后，使我怀疑加深。如果数量論是錯誤的，或是在相当程度上錯誤的，那末到目前止，关于貨幣还只有一个錯誤的理論，还没有正确的理論。至于杜克学派所提出的批評，在其消極的一面有許多地方是正确的、有啓發性的，可是在積極意义上所說的不过是一些陈言套語；这一学派决未能、甚至也未曾認真企圖，从事于組織一个完整的理論体系。直到今天，即使是最杰出的經濟学家，大部分也还缺乏真实的、合乎邏輯的貨幣理論，这并非过甚其詞。这种情况，对当前討論这一問題的順利进展，自然是沒有帮助的。

另一方面，关于数量論，即使象李嘉圖的那樣真正經典著作里談到貨幣时所提出的一些說法，也引起了象作家們随后所提出的許多異議，使人不能無所增損地加以接受。在我面前唯一可能的途徑，似乎只有循着这位大师的足迹前进，去追尋数量論所由产生的一些基本概念的合理結論，从而获得一个應該既是首尾貫串又是完全符合实际的理論。

从下面所用的思想路綫，似乎可以导向一个有用的結論。根据李嘉圖所說，貨幣过剩时将通过两个方面表現——一个是一切

价格上涨，一个是利率降低。但李嘉圖着重指出，后者只能是一个暂时的现象，因为一等到价格与增加的貨幣量已相适应时，貨幣的过剩就不再存在，而这时的利率，在其他情况不变下，就必然恢复到原来水平。倘要使利率的降低多少带有永恒性，那就必須使貨幣經常恢复过剩状态，使貨幣的相对量不断增加。所以象这样一个結果，只能在商品价格不断的上漲中实现。这一論断应该是能普遍适用的。实际上在信用經濟發展的今天，它已有了进一步的重要意义；因为物質貨幣量的增加不但造成信用趋于松弛的原因，而且可以产生使流通速度增加(实在的或虛伪的)的結果；这将在下面談到。<sup>①</sup>

假使金融機構在非常优惠的条件下供給貨幣或信用，这就必然促使社会方面更多地使用貨幣或信用。結果是价格高漲；而且我們知道，只要是信用繼續松弛，价格即將繼續上漲。当然，在信用紧縮时将产生相反的結果。

但是这里須作一重要补充。虽然这是从这些现象的本質就可以看出的，但往往被忽視，結果是草率地下了与事实相脫离的結論。要曉得，貸款所負担的利率，它本身显然是决無所謂高或低的，只是对持有貨幣的人，就他所能够得到的、或希望能够得到的報酬來說时，方才是这样的。就絕對意义說，一个高或低的利率，并不能影响原料、劳动、土地或其他生产資料的需求，从而間接决定价格的趋向。問題在于現行的貸款利率和我所拟称作“資本的自然利率”的这两者之間的比較。大致說起来，自然利率同在实际交易中的实际利率是一件东西。我們可以將这种利率看作是假定实物資本沒有貨幣参加而用物品貸出时、在这样的供求情况下所决定的利率，这样就可以获得一个比較确切、虽然还是有些抽象的

---

<sup>①</sup> 另一方面当利率提高时，又必然趋向于加速貨幣流通，这一显然的矛盾，可以从下面第8章里所闡述的很容易地得到解决，并可参阅本書在以下所說到的。

标准。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論据根本很簡單，实际上几乎是一見就了然的，但就我所知，虽然有些經濟学者也曾偶然提到过，却从未把它当作一个貨幣与价格的完整理論的基础。在我看来，这当是由于利息理論方面的發展迄今所存在的欠缺情况。經濟学家一直不倦地在提醒着他們的学生，認為貨幣与实物資本不是一件东西，資本的利息与貨幣的利息性質上有所不同。但一等到將这类观念加以运用时，就有如約翰·穆勒（J. S. Mill）所說的，几乎無例外地“將兩者混淆起来造成無法解决的混乱”（而穆勒在論証时<sup>①</sup>虽然竭尽努力，結果是显得更加混乱）。

直到关于資本的真实原理，靠了哲逢斯（Jevons）的天才，象他在《政治經濟学原理》<sup>②</sup>里所写的，靠了龐·巴維克在他著名的《資本实証論》里使之获得充分發展以后，方才有可能对資本与利息的現象作出这样的观察，那就是在純粹想象的假定下，沒有貨幣或信用的居間，它們可能發生的情况。同时在出現貨幣以后將發生的变化，由此也显得清楚了。这些变化是根本性的。那些“貨幣只是資本形态之一”，貸出貨幣無异是“用貨幣形态貸出实物資本商品”等等的說法都是不正确的。流动的实物資本（也就是物品）是永不貸出的（即使在簡單的商品信用制度下），貸出的是貨幣，这项貨幣是賣出了商品資本去换来的。

迄今止，还無法使貨幣利率与假定將实物資本用各种物品貸出时的供求下所决定的利率彼此完全一致。实物資本的供給是受純粹的物質条件所限制的，而貨幣的供給在理論上是無限制的，即使在实际上也是有相当伸縮范围的：在一定时期內，同一宗貨幣几

① 参閱《政治經濟学原理》，第3卷，第13章“关于利率”部分。

② 我們在下面可以看到，他的早年著作还是完全根据旧观点的。

乎可以經過任何多的次數貸給不同的個人、或貸給同一个人。<sup>①</sup>

但是，這是完全肯定的，貨幣利率遲早總要與資本的自然利率趨向一致。換句話說，貨幣利率的高低，最後只是由實物資本物品相對的過剩或不足來決定的。嚴格說，這一點在我看來似乎是很難說通的，除非能作出這樣的假定：即兩種利率之間的持久分歧將引起商品價格變化，這樣的變化將繼續不斷地演進，因此在貨幣制度的實際情況下，貸款利率遲早總是要向當前的資本的自然利率水平看齊的。

關於這一論點，可以參閱巴師夏(Bastiat)和蒲魯東(Proudhon)的著名的通信，其中談到“信用的無償性”(gratuité du crédit)的部分(新近由慕爾堡[Mühlberger]用德文出版)<sup>②</sup>，我認為對這一論點沒有比它更好的說明了。

不但蒲魯東，就是他的對方，持着相反論調的巴師夏(象巴師夏很清楚地在第六封信里所說的)<sup>③</sup>，也抱着這樣的見解，認為假使允許銀行在發行紙幣時可以無須具有足量的硬幣準備，它們就可以在相當程度上減低貼現率；而在自由競爭的情況下，這就是他們所要做的。關於這一點，拿我們的情況和“信用的無償性”里所說的相比較，其間的距離實在“間不容髮”。無論如何，我們總可以很容易地想象到這樣一個局面：那時信用制度是這樣的發展，以致銀行所需要保有的現金以及其他費用減到了最低限度。於是根據這一見解，貨幣利率就幾乎可以減至於零，而實物資本數額却未曾有任何增加！然則許多經濟學家，巴師夏他自己也絕不例外，關於

---

① 即使在商品信用中，情況顯然也是這樣的。一個貸出者不能供給比他實際所有更多的物品，但是他能供給任何數量的貨幣——實際上他所供給的恰恰就是借入者對物品所約定支付的數額。

② 《資本與利息，巴師夏同蒲魯東的辯論》，考斯道夫·菲歇爾(Gustav Fischer)著，耶那，1896年(《利息與本金》，巴黎，1850年的譯本——原譯者)。

③ 前書，第209—211頁。

貸款利率在經濟學上的依據及其必要性，關於利率的被資本供求關係所決定，在這些方面所提出的一切理由，又將怎樣解釋呢？！

這個矛盾是容易解決的。這裡只須作這樣的推論：貨幣利率如果經常與資本的自然利率分歧，低於自然利率，則不僅將促使價格上漲，象巴師夏他自己所主張的那樣，而且將使其繼續不斷地上漲，無限度地上漲，因此使銀行遲早要提高它們的利率；當貨幣利率高於自然利率時，相反的情形也可類推。同時，從整個世界範圍來看，這也是很清楚的，假使所有的銀行行動一致，這就沒有理由認為貨幣利率向自然利率看齊時會發生任何急遽的變動，而這兩種利率的分歧，在價格上發生着相當的影響，可以堅持一個相當長的時期。於是發生了這樣的問題，對於一切可以察覺的價格變動，這是否是一個恰當的解釋呢；這我將在下面試圖證明，所有別的解釋都是在邏輯上站不住腳的。

貨幣的存量增加或相對減少時，必然驅使價格上漲或下跌，由於它首先對利率發生相反影響，這是對的，數量論在這一點上是正確的。但是貨幣狀態只是情況中的因素之一，無論如何，假使所說的這個時期是不太長的話。還有一個因素往往是更加重要的，那就是資本的自然利率本身的獨立變動，它必然，但一般只是逐漸地，使貨幣利率跟着它起相同的變動。

這樣就圓滿地處理了向來對數量論所持最有力的反對意見，從而使這一理論與觀察到的實際現象——當價格上漲時極少見到利率下降或趨向下降，最常見的倒是利率提高或趨向提高，而價格跌落時利率則跟着下降——完全協調。

這裡所說的雖然顯得很簡單明了，可是在作進一步深入探討中却遇到很大困難。在進行的道路上差不多每一步都要遇到相反的意見，這些意見有的不只是一般人，就是在專家中也有極深的根源；或者是在探討中所獲得的結果，乍看起來好象是完全自相矛盾

的。对于这一些困难，我总是忠实地对待，决不用冗长的浮词，来希图曲解。但是我感到如果能假我以更多的时间，或是在文字表达上我能有更好的技巧，那就可以使事体简单得多，谈得更加直截了当，具有更大的说服力。

最糟的是，要用实际经验来联系理论作进一步严密的考察，还须有待于后来。在这方面我所能做到的，已在本书第十一章里做了一点，还远不能认为足够。这些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为什么对我是一件非常困难几乎不可能办到的事，我在那一章里作了说明。任何理论，无论怎样言之成理，倘未能经过实践的完全认可，就只能算是一个臆想的空论。我不想妄称我的研究比空论要高一等。但是这一研究的结果，如果经最后证明为正确的话，我相信对于它不仅在于理论上而且在货币实践上的重要意义，我并没有作过高的评价。

关于货币价格的平均水平以及加以衡量的可能性这些方面的概念，我只是开始作了初步的叙述。我并不以为通过这些叙述，对于这类被辩论得很激烈的问题已作了彻底研究，但希望对于问题的澄清或者可有所贡献。<sup>①</sup>

为了使用本书时的方便，书内的一部分文字系用较小的字体刊出。这类用小字刊出部分，特别是在初次阅读时，可以略去，并不妨碍文章首尾的连贯。本书第九章全部也属这一类，在这一章里，我试图在某些臆定的基础上对一些理论作了更加有系统的说明。在那一章开始时，有一段关于庸·巴维克的生产理论(他的工资基金论[wages-fund theory])的叙述，这好象是多余的，因为我

---

<sup>①</sup> 在这里我提一提艾治卫司(Edgeworth)的值得称许的论述“衡量一般价格变化的若干新方法”(《皇家统计学会杂志》，1888年)，这我在别处未及提到。对货币购买力的合理的定义，我在第二章最末一个附注里将这见解归之于帕力多(Pareto)，实际上似应归之于艾治卫司。



并没有直接引用它。所以这样做，只是由于我为了简化起见，对生产时期曾假设了一个不变长度(等于一年)。同时我至少想说明怎样可以把这个限制撇开。庸·巴维克的学说的所以有用，原因就在这里——实际上这是关于资本利率、工资和租金的量，关于资本家、工人和地主之间对最后产物的分配等等作合理解释的唯一经济理论。

我在这次研究中几乎没有使用数学方法。这并不是说我对于这一方法的适用和有效已经改变了原来的看法，而只是由于感到我的论题还没有成熟到可以使用这一精密方法。在政治经济学的大多数其他范畴内，关于此一或彼一因素在经济过程中的反应，至少其方向是一致的；于是第二步就有必要从事于精确的数量关系上的探讨。但是关于本书所集中研究的主题，还存在着正反两方，还在热烈地争论中。比如当信用趋于松弛时其对于价格的影响这一问题，所有三种可能的不同意见，在第一流作家里都存在着：一说价格趋涨，一说并无影响，一说(象杜克就是这样)价格趋跌。就这些不同意见中，我若能导引读者趋向于其中之一，那将使我感到我已有了足够的成就。

另一方面，我在一个附录<sup>①</sup>里列入了一段贝努利(Bernouilli)法则，也就是所谓大数法(Law of Large Numbers)的数字例证，用来论述现金准备量的幅度以及货币的流通速度。关于机遇法(Probability)的理论——上述的杰出而重要的法则就是由此推演出的——要采用一种使非数学家也可问津的方式，就我所知是无法办到的。我就这样进行了推论，但只限于在尽可能简单的情况下，这在大部分场合也还是适用的。

我并不担任教授职务，因此只是在特别补助下，才使我有可能是

① 译本内未列入。——原译者